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

第三十三回 班蘭豹宿仇未報 小英雄新友初交

話說張其等弟兄八人，在江員外船上會著金台，大家不做強盜，要同上海安看打敘雄台。江員外勉強相留，開船同往，一路順風使帆，逆風拉縴，行了數日，已到揚州，停泊舟船，大家上岸。江員外與金台挽手同行，張其等八人隨後而走，一同進了大門。兩個孩兒迎接父親，一眾家人多出來接東家。大家伸舌舌頭，彼此心內想道：「未知九個頭是何人？」只有一人還雅，道後邊的八個多是長大漢子，尤如強盜一般。」江文、江武心中想道：「看他們不像正經人，未知爺爺在何處相識，同到家來為甚道理。」又不好即時動問，只好不響。江員外挽了金台之手，與八個英雄同到廳堂，大家作揖，分賓而坐。弟兄二人拜見父親，江員外叫道：「兒啊，這位就是貝州好漢小輩英雄金台教師。喏喏喏，眾位們多是金師父的好弟兄，你們大家上前見禮。」弟兄二人應聲「是。曉得。」便來，眾人還禮。多道：「令郎生得甚好，一樣堂堂相貌，日後必成大器，提刀把筆定乾坤的。」江員外說過在前，大的讀書，小的習武，故而眾人說幾句誇獎的言語。員外聞說，笑起來道：「哈哈，列位，小兒多不成才，為官受職誰人想呢？只要他掌定家財，我也丟得開了。」說話之間，一連三道香茗。江員外傳話：「安排酒菜。」忽來一個童兒道：「啊，員外，安人有請。」員外道：「就進來了。啊，列位，書房小坐。」多道：「員外請。」江員外把一眾英雄安頓在書房內，吩咐兩個孩兒陪伴言談，自己回身進內。安人含笑相迎，叫聲：「員外歸家，妾身禮當出堂迎接，怎奈有客同來。不便往外，大失規矩，多多有罪。」員外哈哈笑道：「安人說哪裡話來。」夫婦見禮完畢，彼此問安，略將別後情由說說。然後安人問道：「啊，員外，那同來幾個客人叫甚姓名？住在那裡。做什麼買賣的？同到家中是何緣故？望員外說與妾身知道。」員外一想：若還說了強盜，尤恐安人不悅。這兩個字說不得的。「啊，安人，我在杭州遇著了貝州好漢名喚金台，他是四海聞名小輩英雄。我本要聘他，幸在杭州相逢。餘外幾個乃是金台的朋友，多是義氣相投，與金台不肯各分東西，故而一並同來的。安人啊，你的素性最寬洪，莫道多人吃吃，只要收成比舊年豐便了。」安人道：「員外，你說那裡話來，結交朋友何妨呢？況且四海之中皆弟兄也。」員外哈哈笑道：「安人真正賢惠，果然比眾不同的。」又說了幾句言語。江員外又到外邊。小停，酒席已完，賓客共飲。長篇的說話，不醉的香醪，直飲到日歸西去方休。江員外的空房屋甚多，就叫家人收拾幾間，安排牀帳，待眾人擔擱，單把金台留相在書房安歇。過了三日，江員外來與金台商議說：「小兒江武願拜為師，習學拳棒，未知意下如何？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員外多承見愛，本該從命，但有朋友們同在此，一則來多是犯法之人，二則來均非安靜之輩，倘被他們造出事來，累及員外身家大事，如何處置？他們多要伴我，又不好打發他們別處去的。在下有一愚見，不知可好麼？」員外道：「哈哈，什麼高見呢？」金台道：「拜師之事且再從緩，且待我同著他們只說往淮安看打敘雄台，料他們必定欣然同去，到了淮安擔擱幾日，待我隨機應變，把他們安頓了一個所在，我就獨自到府傳授令郎便了。」員外哈哈笑道：「話雖不錯，但恐二哥言而無信，小弟在家空等時光，等到何時得了嚇。」金台道：「噯，員外你說那裡話來，雖只金台年輕，在朋友面上從無失信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口不從心，不是吾等人。」員外哈哈道：「小弟失言，二哥不可見氣。」金台道：「好說。」

閒文少表，又是兩天。金台正要開口，張其先說：「住在這裡，氣悶得緊。」鄭千說：「何不淮安走走，如若開台打播，我們看看那台主如何本事。」金台趁勢說聲：「甚好，不知列位心中可肯行否？」浦大等六人多說：「二哥若去，我們同去走走。」金台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動身便了。」便將言說與江員外知曉。正遇來朝天氣晴朗，員外即忙端正酒席餞行。九位弟兄各送盤費五十兩，大家收拾，連聲道謝，酒完作別江員外。員外慇懃送出大門，進來說與安人知曉。安人含笑說道：「啊，員外，我想二郎雖只有些力氣，到底平常，又不要開什麼打行，到底要學拳頭何用？」員外道：「啊，安人，你卻不知其細。目今處處多出英雄，習得名家拳法，無人及得，四海有名。只看那貝州金台，也不過是個馬快出身，人人敬重，皆因學得好拳頭，要算小輩英雄了。各處多曉得他的，若說了『金台』兩字，憑你什麼銅將軍、鐵好漢也膽怯搖頭。拳頭目下真正行道，如若學得幾路好拳頭，是何用財多富饒？」安人道：「不過做了一個拳教師罷了啊。」員外哈哈笑道：「拳教師還不希罕。」安人道：「有官做的麼？」員外道：「怎麼沒有官做？目下東京八百禁軍教頭也有二品前程，受朝廷俸祿的，富貴雙全，好不有興。」安人聽說，笑道：「員外如今要想癡了，江武焉能有這日？勸你莫用苦心了。」

書中少說江家話文，且說一眾英雄到了淮安，投了下處，上街玩耍，打聽得通政司姚老爺的公子名喚姚能，年方二十一歲，卻有幾百斤躁力，所以習學拳頭未曾通透。此人愛交好漢，只因沒有名聲，所以英雄難敘，為此設立敘雄台，聘請教師何升，一百日為止。如有勝於何升者，奉送黃金百兩，彩緞十端；不能勝於何升者，絲毫不送。本月十五開台之日，各處英雄紛紛多到，投寓所宿招商，淮安地方要多出幾百人來。這些趕節做買賣的好不熱鬧。金台暗想道：「我的師父叫何同，所生一子，取名何升，乃是我的師兄，雖只他的拳頭，師父親身傳授，然未知他精不精通。不通，若是別人，不看也罷，既是師兄在此，不免擔擱幾日，看他有何不可。論起禮來，該去會會師兄才是，怎奈朋友們在此，莫如不去見他為妙。」少說金台心下思想，再表一班好漢多是喜氣洋洋，在街坊上一路閒看。到處閒人說短說長。他們酒興勃然，找尋酒館，抬頭看見一座石碑坊，牌坊底下新開一片陽春館。張其說：「這個酒鋪人少些，大家進去坐坐。」鄭千說：「使得。」金台說：「酒雖要吃，不可吃醉。」眾人多說：「這個自然，吃醉了不為好漢。」九個人一同進店，酒家迎接，帶著笑臉。這叫做人無笑臉休開店。拿了本錢，賠了辛苦，趁息養家，殊非容易。有一宗，勿知苦辣的朋友除去不還，本錢無著，新開酒店總想興旺。金台等進去揀個座頭坐下，店小二走來問道：「客人吃酒呢啥？」張其是個莽夫，就把桌子一拍，大聲喝道：「戎囊的，虧你問出口來！爺們不吃酒來咬雞巴麼？」金台說：「混帳！走堂的，好酒好看隨意拿來便了。」小二應聲：「口天，是哉。這位客人來得文靜。」小二官走出外邊，對店主人說：「裡向的四雙半客人，要防防的呢，多是吃白酒面孔。啊，要當心，當心。」店主道：「胡說，目下來的多是英雄，英雄氣概多是這般的。少停算賬，格外抬他一個加三。」小二道：「口天，我們謹防吃白酒，開店的倒要抬作。吼吼，良心勿好，只怕白吃。」小二連忙配酒肴，小心送與他們。他們大量之人，那裡夠吃？不停的叫小二添肴添酒。

正在飲酒之間，只見外邊走進兩人，揀了一個座頭坐下，小二送到酒肴，二人對飲。金台想到：「看這兩個不像正經人，惡狠狠的形狀，必然是個白要人財的朋友。」金台正在思想，只聽得兩個酒客在那裡講話：「我的哥，今日是十二，再隔兩天就是開台之日，且看那個何升的拳頭好呢，班蘭豹的本領高？」那個道：「那何升乃是何同之子，父傳子藝，諒不低微，自然何升好些。」一個道：「我的哥，不是這講，班蘭豹乃是福建田楷的徒弟，聞得他的力氣又好，拳頭又好，只怕那何升打他不過嚇。」那個道：「老弟，那田楷也是名家，何同也是名家，倘或何升好似楊滔也不可，班蘭豹強如何升也論不得的。」一個道：「是啊，這句話倒也說得是。酒冷了，吃酒。」二人講論高低。金台聽了，暗想道：「何升即是何其，何其即是我的師兄。楊滔的混號班蘭豹，我與他在師父家中會過的。田家拳法推他魁首，只怕師兄本領低微呢。我想師兄一個孟龍尚打他不過，如何打得過這楊滔呢？地隔天懸，差得遠了。必要到淮安來出丑了。咳，師兄啊，師兄，你若是在淮安出了丑，叫我師父在著九泉之下也自沒面目的。但是姚公子特地聘請他來，我又不好阻擋，這便怎麼處呢？也罷，我且等到開台之日，看他們二人交起手來再行處置便了。」金台主見已定，瞞過眾人，你一杯我一盞，說長道短，添酒添肴，叫呼小二，跑堂的走得腳跟多酸了。看看日已落西，旁邊二客酒先吃完，便立起身來，往外就走，小二官報賬出來會鈔：五錢二分，掌櫃的答應。那知兩個人你也不睬，我也不睬，開店的著急，叫道：「二位會了賬去呀。」二人道：「什麼叫做會賬？」店主道：「承二位爺台賜顧小店，吃了酒要算酒錢的。」二人道：「呵呵呵，酒錢要多少？」店主道：「五錢二分。」二人道：「五錢二分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今日不曾帶得，改日拿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走了，便大步灑開走出店門。唬得酒家心內著急，上前扯住一人道：「啊呀爺啊，小店借本營生，賒欠不起，望二位爺會了鈔去。」那人道：

「你這狗頭，眼珠多不生，怎麼樣開店？嚇，你道俺們什麼人？江湖上面有名聲的。喏，前頭走的名為王一掌，憑你什英雄好漢，只要輕輕一掌跌倒他，連環斤鬥立腳不停。」小二道：「跌死了我也要酒錢的。」那人又道：「俺叫宋三拳，憑你銅皮鐵骨之人，只消三拳就死。」小二道：「打死了我酒錢總是要的。」那人道：「沒有怎麼樣呢？」便提起醋瓶拳頭輕輕一下打在小二胸前，小二登時跌倒喊：「救命。」張其、鄭千惱起來了，大喊一聲趕出來，上前來打這宋三拳。那知上不得他的手，也跌倒在地。浦大、浦二、楊家弟兄、草橋花三、華雲龍等六人一同趕出，這邊王一掌、宋三拳二人敵住。六個打兩個，還是吃白酒的好些。打得店中桌椅翻身，碗盞多碎。張其、鄭千爬起來嚷道：「金二哥，見死不救非為好漢啊。」那金台並非不肯幫助，只因他們平日間自逞英雄，看得別人不在眼內，今日且待他們吃些苦處也是好的。金台並不慌張，走過來喝住眾人休要動手，上前拱手笑道：「啊，二位，茶坊酒肆無作樂陶情之處，並非爭英雄奪好漢的所在。況且彼此無犯，何必這般打鬧？倘然打出事來，多有不便。況兼開店艱難，一家男女多靠在這上頭，早起夜眠，無非要吃飯。你們吃了酒，錢要還的，為什麼再要翻面皮呢？這些主顧們若多像二位，開店的豈不要本錢折盡關店了？」王、宋二人聞了此話，圓睜四目，凶狠非凡，說道：「住了！你難道不曉得俺們吃慣白食的，誰要你來多管？」金台道：「噯，我是好話呀。」姓王人道：「那個要你好話？打你這囚囊的。」就一掌打在金台肩膀上。金台舉手一梟，就一拳過去打在受刑之處。若說胡亂打架，那裡顧什麼所在？不致命的所在也打，致命的所在也打，一個不小心打在致命之處，就有性命之虞了。所以這些命案多是不會打架打出來的。金台是個名功拳師，不要打死這個人，總不打在致命所在的。此刻有心收伏這姓王人，所以拳頭著實留情，明讓三分，那姓王的尚且還不能擋，唬得那家店滿身發抖。

外邊觀看閒人許多。一個道：「阿哥，看他們這宗打法，必要打出人命來哉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兄弟，勿要多管帳，開店的利害得勢，攪脫了這片酒館罷。」一人道：「開店的好人，有何利害？」那個道：「勿瞞你說，我昨日同了幾個人來吃酒，共該酒鈔三錢半，因為無錢，難能轉去。」一個道：「嚇，也要吃白酒。」那個道：「妮子，吃白酒？不過叫他記一記帳，有了銅錢就來銷賬。這個！養說道，本少利微，賒不起的，無錢休想回家。朋友多一溜去了，單單丟我一人在他店中。」這一個道：「也奇了，那木盡脫身呢？」那個道：「說也苦惱，好人叫了千千萬萬，恩人叫了萬萬千千，又叩了七八個響頭，方能脫身。」一個道：「哈哈，還算便宜的。」那人道：「便宜什麼？」

旁人閒話少敘，再說金台一頭打架，心中想道：「再不贏他，笑死人了。」便打一個猛虎爬山，雙手拍去。一邊是蒼龍攪海，兩拳輪起，望著金台搶過來了。貝州好漢就閃過身軀。王一掌搶個落空，向前一闖，金台乘勢在他背上一拍，喝聲：「跌了罷！」但聞「拍塔」一聲合撲倒地。一眾閒人大家稱贊。張其等八人得意洋洋，說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，要想吃人白酒，打死這狗頭，等這些吃白酒的看看榜樣。」金台喝道：「休得動手。」宋三拳一見，頓然呆了，兩手搓搓，暗想：「我們兩個人想要打敘雄台，有這英雄在此，我與王哥只好回轉蓬萊。」若講山東人到淮安來吃白酒，原是犯打的。王一掌爬起來，對著金台拱拱手道：「不知英雄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乞道其詳。」金台看見外面人多，若說真名，恐防有礙。回說：「俺姓張名文，江西人氏。」王一掌道：「小可不知，多多冒犯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好說。」張其說：「你若高興，再跌幾交。」王一掌道：「哈哈，休得取笑。」金台問道：「足下何名，住居那裡？」王一掌道：「在下姓王名環，與這宋彥多是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氏，聞得淮安有敘雄台，所以相同到此的。吃酒無錢打店，原是不應該的。」小二官接口說道：「該的，該的，橫豎無生意，要打打罷。」王一掌道：「混帳，你對店家說，把這些打毀的物件收拾攏來，算一算看應該多少，賠還便了。」小二道：「這句說話中聽的。」王一掌道：「再取酒肴來。」小二道：「吃了再打呢啥？」王一掌道：「胡說。」宋三拳道：「啊，王兄弟，這位江西好漢我也打他不過，是個剔頂英雄，你來做個當中人，大家吃杯和事酒，相交相交，做個朋友何如？」王一掌呵呵笑道：「使得使得，不知張大哥意下如何？」金台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」正是英雄相會英雄，大家談心解寂。金台道：「酒東小弟的。」王一掌道：「不敢不敢。這幾位是？」金台道：「多是我的患難朋友。」王、宋二人道：「多多失敬，多多失敬。」便大家見禮畢，酒拼一桌，名姓通完，就催酒肴。小二忙忙送來，談談講講，日還尚高。飲酒之間，金台問起二位仁兄是何行業，多道：「不瞞張大哥說，我們二人出身本是樵柴趁錢，只因不夠用度，做了犯法的事，打劫經商財帛。」張其是個莽撞漢，哈哈大笑說道：「原來也是同行，眾朋友有幸有幸。」金台按不住張其的口，把著頭搖了幾搖。這莽夫天下少的不知好歹，喊聲甚高，倘然外人聽得難免無殃。王環聽說，哈哈笑道：「原來列位也在江河上的。」張其道：「豈敢豈敢。」王環道：「啊，張大哥既住江西，到此何干？」金台道：「也為敘雄台，特來助助興耳。」王環道：「妙啊，正該如此。但不知小輩頭兒到不到，還恐他不肯出手呢。」金台假作不知，笑謎謎問道：「那一個小輩頭兒，叫何名字？」王環道：「難道諸位不知道麼？那貝州好漢名喚金台，拳法精通，四海揚名，多曉得的。」金台未及開口，莽漢張其會發鬆說道：「住了，你們既在江湖上做這個勾當，怎麼這個名功馬快多不認得的麼？」王環道：「但聞其名，未見其人，實不認得。」張其道：「喏，這個不是金台麼？」未知怎生打退斑蘭豹，請看下回分解。